

傳統相聲匯集
(3)



传统相声汇集

第三辑

沈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1980.7

目 录

单 口

- 珍珠翡翠白玉汤 刘宝瑞整理 (1)
黄半仙 冯不异 孙秀汶 (9)
知县见巡抚 刘宝瑞整理 (22)
三近视 张寿臣述 (27)
吃西瓜 张寿臣述 何 迟整理 (36)
傻子转文 吉坪三 (47)
傻子学乖 刘宝瑞述 (50)
读祭文 张寿臣述 何 迟整理 (54)
测字 (猪) 郭金宝述 (59)
天王庙 刘宝瑞述 (64)
学行话 康立本述 (69)
马寿出世 张春奎述 (74)

对 口

- 女招待 常宝坤 常连安 (111)
家庭论 常宝坤 赵佩茹演出稿 颂 华整理 (117)
梦中婚 杨海荃传授 杨振华整理 (125)
丢驴吃药 佟雨田述 (144)
怯剃头 彭国良述 (154)
交租子 侯宝林述 (163)
论捧逗 苏文茂 朱相臣 纪 希整理 (171)

- 钢刀子 郭全宝述 (185)
讲《四书》 侯宝林述 (190)
书 迷 韩子康述 薛永年整理 (198)
送 妆 赵佩如述 (213)
官衣贺喜 祝 敏速 崔 凯整理 (226)
生意经 高德明述 (231)
生意经 舒政纲述 (243)
暗 镖 张笑侠编 (251)
窝瓜镖 侯宝林整理 (261)
南征梦 叶利中 张继楼整理 (276)
戏迷药方 刘宝瑞整理 (295)
张飞打严嵩 张杰尧 侯宝林演出稿 (307)
学梆子 彭国良述 (330)
大登殿 彭国良 王志民演出稿 (334)
滑油山 侯宝林述 (358)
河南戏 张杰尧 侯宝林演出稿 (367)
学大鼓 郭全宝述 (377)

群 活

- 大审诓供 白万铭述 (384)
垛 字 刘宝瑞述 (394)
- 封面题字 王坤骋
封面设计 尚士勇

珍珠翡翠白玉汤

刘宝瑞 整理

当年朱洪武聚兵起义，打算推翻元朝。在北京，朱洪武领着常遇春、胡大海大闹武科场。脱脱太师定计，在武科场埋下地雷，朱洪武、常遇春逃出北京，大家失散。朱洪武单身独马落荒而逃，一路上又冷又饿，人困马乏，好不容易找到一座小破庙，翻身下马，只觉得头晕眼花，昏倒在地。

过了好大时间，来了两个要饭的，一个挎着个破筐子，里面有几块干饽饽、剩饼子；一个端了半个破砂锅，里面盛了些剩菜汤子。到庙门口一看，地下躺着一个人，长得象个猪八戒，一摸还有气，就把他搭到庙里去了。找了点树枝乱草，点着了暖暖屋子，然后就把朱洪武扶起来，给他盘上腿，让他好缓过这口气儿来。

朱洪武迷迷糊糊地被烟熏得苏醒过来了，还以为哥儿几个在一块儿哩：“常贤弟！”他是叫常遇春呢！这要饭的一听：“咦！我不认识他呀！他怎么知道我姓常叫先弟呢？”朱洪武那儿又喊：“来！”那个要饭的一听：

“咦！他也知道我姓来！”瞧这巧劲儿。这时候就看见朱洪武指指嘴：“我饿啦！”这俩要饭的一听，这人没病，就是饿，心里说，这饿的滋味可不好受！我们哥儿们常跟它打交道，得啦，只当咱们哥儿俩今儿个要得少，匀给他点

“吃吧！当时就把剩菜汤，搁在那柴火堆儿上热了热，递给朱洪武。朱洪武是真饿极啦，端起来狼吞虎咽咕噜咕噜就喝下去了。没想到这半锅剩菜汤灌下去，出了一身汗。好啦！也不饿了，也缓过气儿来啦。朱洪武就问两个要饭的：“二位贵姓啊？”“你不知道我叫常兄弟吗？”朱洪武一听：“哦！你就是常贤弟啊！”刚要问他们受伤了没有，一琢磨不对，就问：“你们刚才给我喝的那叫什么汤啊？”这俩人心说：“什么汤哪，全是杂合菜。”俩人一嘀咕：“他要问咱们就给他起个名，叫‘珍珠翡翠白玉汤’，怎么呢？你看这里头有白菜帮菠菜叶，不是象翡翠吗，这馊豆腐白色的不象玉吗，剩饭锅巴碎米粒就是珍珠。”“对！我们这个叫珍珠翡翠白玉汤。”

朱洪武点了点头说：“谢谢你们。”他上马就走了。

后来朱洪武真把元朝推翻了，他在南京城做起皇上来了。也是吃的山珍海味，穿的绫罗绸缎，娶的三宫六院，真是天子一意孤行，臣子百顺百从。他要说西山煤是白的，谁也不敢说是黑的，皇上说：“傻子好。”得！打这儿傻子就连升三级，哪怕皇上给大臣们一张手纸，都得拿黄绫子表上，供在大厅里当增光耀祖显耀门庭的宝贝。

朱洪武当了皇上，享受了几年，觉得吃喝玩乐老这么一套也腻了，有几天心里憋得慌，老不得劲儿，身上懒洋洋，就跟当年在破庙里那个滋味似的。随传旨：“来呀！叫御膳房给我做一碗珍珠翡翠白玉汤来。”太监一传旨，御膳房可吓坏了，张师傅向李师傅：“您知道这汤怎么做吗？”“不道道。”“王师傅呢？”“我也没听说过，我倒知道珍珠上蒸笼能蒸软了，那翡翠白玉怎么下刀

切！”这个说：“叫咱们做要是不做是抗旨不遵，那活得了吗？”结果几个厨师傅一核计，好死不抵赖活着，想法搪过去得啦，挑了几个大个儿珍珠上蒸笼蒸了足有半天，又找了几块薄薄的小翡翠和白玉，兑了点高汤，搁了点香菜，央告小太监给端上去：“在皇上面前给我们多说好话吧！”小太监就把这碗汤给端上去了。朱洪武一看，粉白翠绿倒挺漂亮，不但漂亮，用勺一舀还叮儿当儿乱响，就是味儿不象，当时就火喽！就问，“这是什么？”“珍珠翡翠白玉汤。”“胡说！珍珠翡翠白玉汤朕曾喝过。”小太监一听可吓傻了，赶紧跑回御膳房：“这一下可出漏子啦！”大伙儿问：“怎么啦？”“怎么啦！万岁爷说他喝过珍珠翡翠白玉汤，这个汤不对。”大伙儿一听：“得！玩儿完，这不但是抗旨不遵，还得加一个欺君之罪。”几个人一商量，怎么着也活不了，干脆实话实说，不会做，请万岁爷另找能人。小太监把这话回上去，朱洪武一想：这群人都是做山珍海味的，也难怪他们不会做，就不再难为他们了，可是汤总得喝呀！不但自己喝，也得让三宫六院、文武大臣都尝尝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于是就传下圣旨到处张贴皇榜，找那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先弟，那一个不知姓什么。圣旨一下，皇榜马上就贴出去了。单说朱洪武当年遇难的县城里也贴了好几张，这一天那个要两饭的正在大街上挨门乞讨。看见衙门口对过影壁底下围着一堆人看告示，过去一打听，说是皇上找一个叫常先弟的，还有一个不知叫什么，叫他们给做珍珠翡翠白玉汤。俩人一听：“哟！庙里喝剩菜汤的那家伙做了皇上，咱们得去。”过去就把皇榜给揭了。看榜的俩

公差一看俩要饭的把皇榜撕了，抓住就要锁。这哥俩说：“怎么着？给皇上做汤就锁着去吗？”俩公差一听：“嗳呀！二位老爷小人不知，恕罪！恕罪！”俩要饭的说：“那倒没什么关系。”“二位老爷，请到衙门去吧。”“车呢？”“这……就是衙门，我们哥儿俩把二位背进去得了。”老百姓一瞧：“哟！往衙门里背要饭的干嘛？”

公差把俩要饭的背进班房：“二位老爷您先在这儿歇会儿，我们给您禀县太爷去。”“胡说！管我们叫老爷，管他叫太爷，他是谁的太爷？……”“喳喳喳，是我们的……是我们的，您二位是老太爷了。”“一块去！”俩人赶紧往里就跑，禀报县太爷，知县一听，这俩人找着了，心想这回可该着我升官发财换纱帽了。赶紧换上新官衣，擦袍端带毕恭毕敬到二堂相迎。俩公差往外就跑说：“二位老太爷，现在我们县太爷在二堂恭候！”“好，头前带路！”“是。”俩要饭的一嘀咕：“对！咱们架子端得越大越好。”到二堂知县一瞧：“怎么给领进俩要饭的来？”就听公差那儿说：“跟县太爷回，二位老太爷驾到。”知县一听，“谁让你们给排的辈儿啊！”再一瞧这俩要饭的满脸油泥，一身破烂，光着两只脚丫子，就问公差：“就他们俩撕的皇榜呀！”“是，就是这二位老太爷。”俩要饭的问：“咱们几时进京啊？”知县这火大了，心说这俩小子跟我开的玩笑可不小啊！就冲这模样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到那儿他说不会，得！我是欺君之罪。如果不带他们去见驾，皇上要是知道了我是隐瞒不报，也活不了。为他们俩丢官罢职我多冤哪！干脆这俩罪名我全不能担：“来呀！拿锁链子把他们俩给锁上，押解进京面圣。”

这一天，朱洪武接到了奏本，心说还真找来了，传旨召见。县官锁着这俩要饭的到了金銮宝殿，知县跪在丹墀三呼万岁。这地方他可没来过，只吓得他浑身颤抖，体似筛糠，偷着一看：这俩要饭的冲着皇上笑嘻嘻的在那儿直点头。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皇上一瞧，正是当年在破庙里救他的那俩人，心说这县官真糊涂，你怎么不给他们俩换件衣裳来见我呢！当着文武百官，我说跟要饭的认识那多寒碜哪？赶紧就说：“两位爱卿为何装做如此打扮哪？”俩要饭的说：“我们老这模样。”接着又说：“不过现在多混上一挂锁链子。”朱洪武赶紧借题发挥喝骂县官：“糊涂的东西，胆敢把朕聘请来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给上了刑具，真是胆大妄为，推出去，斩了！”俩要饭的一想，别那么便宜他呀！就跟皇上说：“万岁开恩饶他一死，把他留在我们哥儿俩手底下，当个做珍珠翡翠白玉汤买佐料的小伙计得了。”嘿！

朱洪武一听就答应了，拨银三百两另设御膳房，叫他俩做珍珠翡翠白玉汤二百份，三天后要大宴群臣。

三人领旨下殿，来到了新布置的御膳房，县官赶紧就跪下了：“谢谢两位老太爷的救命之恩。”“得了，甭谢了，拿钱买佐料去吧！”“是。请您二位吩咐，我凭着圣上的旨意，二位的神威，下官这点儿小小的才能，无论买什么东西，我都能够买到精而又精，好而又好的绝妙上品。当好了这个差事，希望能得到主子的隆恩和二位老太爷的栽培。下官小小的升这么个四级五级的就行了。”俩要饭的一听就乐了，好！刚顾过命来又想升官发财啦。“少说废话，赶紧买东西去。”“是是。”“去，买它四

百块豆腐，五百斤菠菜要带根儿的，五百斤白菜帮子，三百斤糙米，十斤大盐，五斤砂土，半斤锅烟子，再来它二十挑儿刷锅水就够用的啦！”“这……您买这些玩意儿干嘛呀？”“少说废话，让你买什么就买什么，少买一样不对皇上口味，拿你是问，滚下去！”“喳！”

没半天工夫都买齐了，就是白菜帮子跟刷锅水不好买，没办法县官儿就挑着挑子、背着筐子到各处菜馆拣白菜帮子，倒刷锅水。

两天，都办齐了，俩要饭的一瞧，“这哪儿行去，菠菜不烂，豆腐也不馊，皇上吃了不合口味，怪罪下来可唯你是问。”县官一听可吓坏了，赶紧跪下磕头：“二位老太爷给想想办法吧！”俩人说：“明天皇上就要大宴群臣，你买材料不适用，咱们人手又少，怎么办呢？”县官说：“不要紧，打原来的御膳房调过三个厨师傅来不就得了吗？”这三位厨师傅一听是调去做珍珠翡翠白玉汤，这份儿高兴啊！有一个说：“二哥，这回咱们得好好地学一手，别让这个手艺失传啦！”那个说：“对！咱们得好好跟人家学一学。”

俩要饭的一看人都齐了，说：“咱们一块儿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吧！”他就让两个厨师傅去闷饭：“记住！米可别洗，闷得了上头饭不要，就要底下糊锅巴。”这个厨师傅纳闷：“这干什么用啊！”那个说：“少说话，咱们不是学能耐来了吗！”俩要饭的又跟县官说：“你也别闲着，把这豆腐倒在刷锅水里头，你下手把豆腐都抓碎了，然后把它搬到太阳底下晒，晒冒泡了为止。”“是……”御膳房还有一个厨师呢！“你过来帮我们俩摘菠菜，把好

的全扔了，烂叶留下。”这一吩咐弄得这县官和三个厨师傅越听越糊涂：“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连夜加工，天也快亮了，这县官跟三个厨师傅坐在这儿看着这些个烂菠菜，糊饭锅巴，白菜帮子，馊豆腐直发愣，等太阳一出来晒得这几桶刷锅水直泛味，三个厨子就问县官：“这位大人，咱们什么时候做这珍珠翡翠白玉汤啊？”县官没好气儿地说：“别问我，去问那二位老太爷去。”俩要饭的一听就接过碴儿来了，一指这桶：“珍珠翡翠白玉汤不就在这儿呢吗！十成已经完了七成了，就等着皇上吃完了咱们领赏吧！”大伙儿一听，还领赏啊！不发配出去就是好事儿，就这烂菜糊饭臭汤还大宴群臣呢！好家伙，等着吧！碰巧了就许抄了家。

就瞧这俩老太爷一个从桶里舀了点汤尝了尝：“行，还差不离。”那个从桶底下捞了点碎豆腐，搁嘴里一叭哒，“好！够味儿。”拍了拍县官肩膀就说：“这豆腐是你的手艺，我们哥儿俩一定启奏皇上，说是你做的，叫你升官发财。”县官一听：“老……老太爷您饶了我吧！”

御宴时候将到，俩要饭的叫厨子跟县官把几桶菜重新回锅，把盐倒在锅里头，又掺上几把砂土，尝了尝不够牙碜！再来点。这个说：“颜色不够深。”那个说：“锅烟子哪？”对呀，一大包锅烟子就倒锅里了，俩人随添佐料随着尝，等锅开了，县官跟厨子都受不了啦，这屋子里又酸又臭。就听这俩要饭的说：“好啦，赶紧盛，往上端。”

这天皇宫内院悬灯结彩，布置得是富丽堂皇。皇亲国戚、文武百官早在四更天就到了，净等着万岁爷赏赐的珍

珠翡翠白玉汤啦！这个说：“年兄，这珍珠翡翠白玉汤非同小可啊！记得当年家父受皇恩曾尝此味，回家时连连夸赞，今天我们受此隆恩，福分非浅。”那个说：“据小弟所知，此汤用龙肝凤髓，山珍海味，穷天下之奇珍异宝，九熏九炼，才能制成，真是其妙无比呀！”

御宴开始，小太监是一字长蛇阵排成一行，手捧描金朱盒，里边都是官窑定烧盘龙小碗，碗里面盛的就是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大家一瞧，这小太监真规矩极了，一个个都斜着身，扭着脸，不敢看这个汤。头一碗先端到皇上面前，朱洪武一闻，也仿佛有点恶心似的，可是这股子味儿使他想起当年在破庙里喝这个汤的时候，怎么那么舒服呀！所以老想再尝一次，怎么会今天觉着是这种味道呢？怪不得有人说，“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也不甜”。那时候我是饿极了，近些年来是舒服惯了，可是我当初喝过它，今天应该也得喝，不但我喝，让大伙儿都得喝。朱洪武往四下一看，众皇亲国戚、文武百官都是紧皱眉头，望着这汤发愣，那意思是看皇上如何发落。朱洪武一看就恼了，心说：“你们就会跟我享福啊！得啦！今儿咱们一块儿尝尝吧！”说：“众位爱卿，来！随孤家一同饮珍珠翡翠白玉汤。”一憋气儿，咕噜咕噜就灌下去了。起先，这些皇帝国戚、文武百官们见汤端上来，这个味是酸臭冲天，心想：“甭说皇帝，连我们都不能喝，这俩做汤的非千刀万剐不可。”可是现在一看皇上喝得还挺带劲儿，大伙儿吓愣了，赶紧端起来跟着也往下灌，有的就被这股子酸臭味勾引得差点儿吐出来，可是当着皇上又不敢吐，怕有失仪之罪，没办法憋着气一口一口地往下咽，甭管怎

么样，大伙儿总算把这一小碗汤对付下去了。

朱洪武一看，他们都喝完了，笑着就问：“众皇亲国戚，各位爱卿，孤家找人做的这珍珠翡翠白玉汤，滋味如何？”大伙儿赶紧起身谢恩，连声称赞：“味美，味美。”朱洪武说：“既然如此，来呀！每人再赏两大碗。”啊！受得了吗？

(本篇是根据高炳华整理稿再整理)

黄半仙

冯不异 孙秀汶

说起算卦来，有这么一个故事。

想当初，哪朝哪代可不记得啦，离着京城不远的地方，有个姓黄的，小名儿叫“蛤蟆”，因为他长得小圆眼睛，翻鼻孔，大嘴唇儿，说黑不黑，说绿不绿，是个蛤蟆脸儿。别看模样儿怪，内秀！家里也有个亩儿八分地，全指着杂抓。喝！善能察言观色，又能说会道，认识几个字，没事儿就翻翻皇历，不论娶媳妇，聘闺女、上梁、动土，谁家要择日子，他全管。合村儿男女老少都拿他当伏地圣人。他说句什么话，真有人信他的。

他媳妇儿可是个累赘。怎么？有个病根儿——寒腿。每逢阴天下雨，她腿疼，天气要变，她也腿疼，叫人急不得恼不得。日久天长，老黄倒摸着这病的脾气啦。只要他媳妇儿一腿疼，多半儿是要阴天，疼得厉害，得，非

下雨不可！

这一天，晌晴白日，热！闷得人出不来气儿。老黄披着蓑衣要下地干活儿去，他媳妇儿拦他：

“疯啦？大晴天披蓑衣？快脱下来吧！”她往前一探身儿：“哎呦！”

老黄乐啦：“你看，你不是早就说腿疼啦嘛，今儿个得下雨呀！”

他媳妇儿也乐啦：“噢，一着急忘啦！”

老黄出来，村儿里的人都瞧着挺新鲜，大伙儿一阵哈哈大笑：

“老黄，什么毛病，大晴天披蓑衣？”

“啊，没毛病，今儿个有雨啊！”

大家伙儿也没拿这当回事儿，就分头下地啦。不到一顿饭的工夫，阴天啦，乌云密布，一个劈雷下来，暴雨下得瓢泼似的！大家伙儿都淋了个落汤鸡。老黄呢，他披着蓑衣啊，没淋着！

又有一天，从早晨起天就阴，老黄问他媳妇儿：“腿疼不疼？”他媳妇儿说：“不疼。”老黄没披蓑衣就下地去啦；可是，村儿里的人都披着蓑衣呢！大伙儿瞧着老黄直纳闷儿：

“老黄，不怕挨淋吗？”

“挨淋？今儿个没有雨呀！”

上回老黄说下雨，真下了；这回他说不下，大家伙儿半信半疑。下了地，不到一顿饭的工夫，云散日出，晴天，蓑衣白带啦！

有这么几次，回回有准儿，大家伙儿可服了。问他：

“老黄，你怎么知道哪天有雨，哪天没雨？”

“啊！我就知道嘛！”

他不好意思明说。要是说从媳妇儿的腿疼不疼知道的，那多不好意思！可大伙儿非死乞白赖地问他不可：

“那你怎么就知道有雨没雨呢？”

挤兑得老黄没辙啦：

“我这是……啊，诸葛马前课，算出来的！”

喝，算出来的！这下子，一村儿的人都知道啦，说他是：未卜先知，阴晴有准儿，会算诸葛马前课。

张家儿媳妇儿丢了耳环子，找老黄：“黄大叔，您给占个课。”老黄装模作样一掐手指头：

“没丢！锅台旁边儿呀，水缸后头哇，一找就找着。”

人家一找，真找着啦！怎么？老黄有个穷琢磨劲儿。他想得好：儿媳妇儿整天打水做饭的耳环子丢了，可不就上这些地方找去嘛！

李家二哥出外三月啦，也不知道回家不回家。李二嫂找老黄算，老黄闭着眼掐着手指头，嘴咕噜噜噜了一阵儿：

“甭着急啦，这月准回来！”

没出十天，李二哥就回来啦。怎么？老黄琢磨得到家：李二嫂该这月里添孩子，李二哥心里有数儿，那还不回来！

来算卦的想不到这个，当事则迷嘛！就因为他算得灵，常有人找他算来。大家伙儿送他一个外号，叫“黄半仙”。名气是有，可没挣着钱。来算卦的非亲即友，要不

就是左邻右舍，有钱的也找不到他这儿呀！可是事逢凑巧，赶上个机会，这黄半仙发了财啦。

怎么发的财呢？这里头有个因由儿。京城里头皇宫内院失盗啦。丢了什么啦？东西不大，桂圆那么大一颗珠子。这珠子也没什么了不起，可就是皇上把心爱的东西丢了，还有不恼的吗？命满朝文武寻找珠子，找不着的话，一律罚俸降级。

文官武将都满市街找珠子，哪儿找去？这珠子是皇宫大总管偷的，看守自盗，谁敢疑惑他呀！老找不着。

这一天皇上坐殿，瞪了眼啦：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们吃着我的俸禄，办不了事呀！哼！无能之辈，不用你们！寡人自能找到偷珠之人。皇宫大总管！”

皇宫大总管吓得机灵的一下子。心想：“这事儿没人知道哇？”赶紧答应：“臣在！”

“命你三天之内找来能人占算夜明珠的下落！”

大总管一听，沉住气了，敢情是找人算卦，说声：“遵旨！”领旨下殿。到了宫门以外，叫从人备过马来，亲自带着人去找算卦的。

来在大街以上，远远望见一个命馆，门口挂着招牌，上写“刘铁口”。大总管下马进了命馆。

刘铁口一见赶紧行礼：“这位老爷，您算一卦？”

“啊，你的卦灵吗？”

“小的我名叫刘铁口，铁口钢牙，卦卦有准。”

“灵啊？”

“啊。”

“我不算！”

大总管扭头带着人骑马走啦！刘铁口倒直纳闷儿：“这个官儿撒呓症是怎么着？”

剪断截说，这位大总管见命馆就找，谁也说灵，他谁也不找——他有心病啊：“找个灵的，一算出来是我偷的，我还活得了哇！”算卦的哪，谁也得说灵，不灵，这碗饭还吃不吃啦！

头天没找着合适的算卦的，第二天，大总管不上命馆啦，专找卦摊儿：他带着从人沿街串，见着摆卦摊的就问灵不灵，当然还是看着谁也不中意。

到了第三天，天都晌午啦，这个不灵的算卦的还没找着！他不明说，从人们也摸不着他的心思呀！只好上前回话：

“禀总管大人得知，城里的算命打卦的都找遍啦。”

“是啊！那……”

“听说城外头还有个黄半仙，会算诸葛马前课。”

“好，一齐前往！”

黄半仙正在家发愁呢，他媳妇腿又疼啦，躺在床上直哼哼。这么个工夫，门外呱啦呱啦一阵马蹄声响，跟着就闯进一伙子人来，为首的正是皇宫大总管。

大总管进了门，用手一指：

“你就是黄半仙吗？”

“是，……小人姓黄，半仙是别人送的外号儿。”

“黄半仙。”

“老爷。”

“咱家要找个算卦的，你的卦灵不灵？”